

# 虎 年 释 虎

## —— 南阳汉画像石中虎形象浅探

□ 孙绪静

虎是最早被作为图腾崇拜的形象。从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看,以虎为图腾的崇拜最早盛行于我国原始社会,许多氏族和部落把虎视为自己的祖先、亲族或保护神而虔诚地顶礼膜拜,在《史记·玉帝本纪》中便有记载以虎作为自己氏族和部落的名称。

远古传说,中原各族共同的祖先——黄帝(姬姓,号轩辕,有熊氏)曾率领包括以虎为图腾的部落在内的众多部落联盟军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打败了姜氏部族首领炎帝(号烈山氏)。在原始社会瓦解后,虎形象却没有消失,一些虎部落联合起来分别建立不同的国家,在一些甲骨文中有“虎方”“虎侯”的纪录。从安徽阜南朱寨常白庄出土的虎方徐淮夷图腾祖先徽铭像可以看出,徐方以虎为图腾徽铭,人虎合一,“虎衔人首”,实则是半虎半人,或谓虎冠<sup>[1]</sup>。在此后,虎形象不仅仅作为图腾出现,当时的人们赋予它们不同的内涵。同时,在殷商时期,人们

凭借着丰富的想象,把天上的星星想象为鸟、龙、虎和龟蛇的形象。春秋战国时期,这四象被标上了四种颜色,称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西汉末到东汉初,更重四象方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被奉为驱除邪恶,捍卫四方的神异动物,不仅常被用于建筑之上,而且被用在汉墓之中;白虎作为西宫七宿的象征,也可能是借用了太白金星的白虎之形<sup>[2]</sup>。汉人不仅把白虎视为西方的天神和星神,同时,又将白虎视为是人类灵魂的守护神。从已知的资料看,南阳汉代画像石墓兴起于“西汉晚期”或“大致不晚于西汉晚期”,盛行于东汉早、中期<sup>[3]</sup>。所以,在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中,白虎的形象尤为丰富多样,且大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发迹于南阳,因此南阳有“南都”“帝乡”之称。由于当时盛行厚葬之风,居于此地的达官显贵“生不极养,死而崇葬”,用刻有画像的



图一 雷公出巡图

石块筑起墓室，这些墓室的顶部多饰有天文图像，室内多刻有历史、神话故事以及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墓门及门柱上常刻有一些吉祥辟邪之神灵<sup>[6]</sup>。

南阳居于汉代中心地区，既承接楚文化神韵，又有东汉开国雄风，在南阳汉画像石中还保存着巫楚与动物亲善关系的传统，本文通过对出土的南阳汉画像石中虎形象的归纳和整理，从不同的意境出发分别对虎的形象进行探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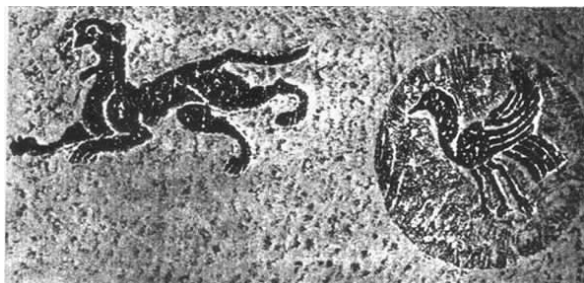
### 一、神秘意境中的虎形象

汉人在“天人合一”思想支配下，神仙思想靡然笼罩着社会，在出土了大量神话故事的南阳汉画像石中，南阳英庄汉画像石墓出土的东汉时期画像石“雷公出巡图”（图一）首先值得一提。在此墓前室盖顶刻有虎车雷公图，车上树大鼓，上端饰华盖、羽葆，车前有三只翼虎牵引<sup>[7]</sup>。古人认为雷声是天鼓作响的缘故。《初学者》卷一引《抱朴子》：“雷，天鼓也。”这三只翼虎，形体被高度概括，统一中富有变化，似三道闪电疾驰在空中，虎的形象全处在运动当中，这正是南阳汉画像石中虎形象所独具的艺术特征，大多是奔腾跳跃，极少有静态站立形象，这种手法把稍纵即逝的节奏韵律和力量爆发的一瞬间记录下来，动感十足。此外，人物和车的形象简练概括，与三只虎的形象相呼应，运气缭绕，意境中充满神秘之势。神秘意境在天象图中也多有体现。汉画像石中，画工们描绘了许多天象图，汉代天文学家把周天星宿分为四宫：即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所以白虎星座是少不了的描绘对象。图二是南阳出土的白虎星座画像图<sup>[8]</sup>，画中刻一白虎，昂首翘尾，疾步云端，虎前有六星，分二组，虎体下有三星，象征西宫白虎星座。此外，在南阳汉画像石中描绘白虎天象图的还有很多，白虎与三足乌图出土于唐河县针织厂（图三），它刻在北主室顶部，图中刻有日中三足乌和白虎，表示太阳和白虎星座的相对位置。这两幅天象图中的白虎都处于奔跑状态，好似用来形容宇宙星空的运动之力。

南阳汉画像石神秘意境中的虎形象除了出现在上述描绘的雷公出行图、天象图之外，还有仙人骑虎图、牛郎织女图等，如南阳白滩出土的牛郎织女星象图（图四）<sup>[9]</sup>。匠师们不仅抓住了白虎吊睛巨口、昂首翘尾的外部特征，而且还表现了猛虎的徐缓中寓迅疾，柔韧中见雄健的威势。这些画像石中把虎的形象与仙人的形象通过丰富的想象结合在



图二 白虎星座



图三 白虎与三足乌图



图四 牛郎织女星象图

一起，而且画面中都刻以云气环绕，更加增强了墓室的神秘。

### 二、雄伟意境中的虎形象

虎被认为是力量的象征，有辟邪、镇墓之作用。南阳汉画像石中虎的形象个性张扬，几乎都是无所顾忌地咆哮怒吼，具有压倒一切的雄力与阵势，意境中传达出雄伟气势，虎的形态比例关系极其夸张，同时在构图上常常打破现实中的真实，增强了画面的艺术感染力。

南阳汉画像石中展现雄伟意境的虎形象多在搏虎、斗虎的场景中，汉画像石中搏虎、斗虎的场景多出现在角抵之中。角抵，原是秦汉时的一种杂技表演艺术，和现在的摔跤差不多。

除角抵外还有大校猎之举，大校猎是以栅栏相贯把禽兽遮挡起来而猎取之，那时，一些胡人曾来汉表演大校猎，不少人获得奖赏，被赐官<sup>[10]</sup>。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画像石所描写的题材内容，所以南阳汉画像石中出现不少的斗虎、搏虎的场景。





图五 斗虎图



图六 熊虎斗



图七 搏虎图



图八 龙、虎、鱼

南阳草店出土的一幅斗虎图(图五)<sup>[9]</sup>，图右刻一骑手，张弓射杀一虎，虎回首吼叫，一猎人手持长矛跨步刺杀虎首，左刻二犬，夹击一獐，獐仓皇逃命。空气中云气缭绕，画中虎处于画像石的视觉中心，运用自然和谐的线条把三处较大的形象自然地连接在一起，使画面富有极强的韵律感。画面中无论是虎的形象还是人的形象，都勇猛无比，没有一丝畏惧之感，使整个画面雄伟壮观。

除此之外，南阳汉画像石中也有许多虎与其他野兽搏斗的场景。如图六熊虎斗<sup>[10]</sup>，南阳新岗乡出土。一猛虎张巨口扑向一熊，熊张牙舞爪，回首相斗，虎的形象占据画面的主要部分，使虎形象显得更加凶猛威武，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匠师是在巧妙地用虎比喻生前墓主人的神武。

### 三、和谐意境中的虎形象

在南阳汉画像石的人与虎斗等场景中，人没有丝毫的恐惧之意，反而有玩耍动物的安闲与滑稽，画面和谐自然，均呈现出祥和、温馨和谐意境。

搏虎图，南阳魏公桥出土(图七)。图右方刻一虎，瞪目张口，逼近象人，象人挥动双臂，跨步向前迎斗猛虎，虎和人的形象在形体转折处多运用圆滑

的手法进行描绘，去掉了生硬之感，使画面增添了许多和谐气氛。搏虎，汉代百戏之一，《西京杂记》云：“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治蛇御虎。”在搏虎图中，匠师有意夸张了象人和虎的形象，象人的形态柔美自然，好似在安闲的玩耍之中，此图中虎的形象也没有刻画成凶猛之态，而是步伐轻盈，与象人的姿势形成完美的统一，整个画面中人与兽似有一种亲密之意。

唐河县上屯出土的龙、虎、鱼图(图八)，画中刻有青龙、白虎，中间刻有一鱼，有龙虎呈祥有“余”之意。虎回首张望，龙张口与鱼相对，龙和虎的形象均以曲线完成，简洁优美，整个画像的气氛和谐自然。

### 四、灵怪意境中的虎形象

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谶纬迷信风靡天下的封建社会，汉人认为诸多事情都是因为鬼怪作乱，因此，每年皇帝要举行一次打鬼的仪式驱逐魔疫。在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墓中刻绘多处神灵辟邪之物以及驱魔逐疫的场面，用来保护墓主人免遭恶鬼的吞噬。

《风俗通义》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击蛰性食鬼魅者也<sup>[11]</sup>。”这说明汉代人迷信虎是可以避邪驱魔的，因此在墓室中的虎形象表现了诸多的灵怪意境，最常见的是

在墓门上刻着白虎、铺首衔环图。如图九，南阳唐河县汉画像石墓出土。刻在两个门扉上部，两只相对昂首巨口、鼓腹翘尾的白虎，前爪踏在铺首的耳上，形象生动，虎耳、目、口、躯体、尾以及铺首均用朱笔勾边线，色彩鲜艳。驱魔逐疫图同样展现出灵怪意境。南阳唐河县针织厂出



图九 铺首衔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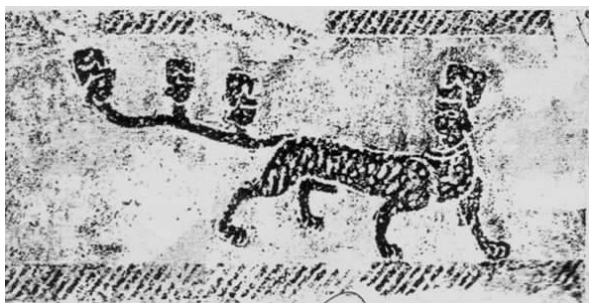
图一〇 虎吃鬼魅图

土的刻在墓室主室南壁上虎吃鬼魅图之一(图一〇,此面墙上刻有三幅虎吃鬼魅图)<sup>[12]</sup>。画中刻一熊,竖耳、回首、立姿,两臂张开驾驭穷奇与虎“噬食鬼魅”。这里的穷奇据记载是长有翅膀的类虎兽<sup>[13]</sup>,是虎形象的延伸,画像石中它前肢按着鬼魅后腿和左臂,虎前爪按着鬼魅头和右臂,皆瞪目张口,鬼魅高髻,身着衣裳,似旱鬼女魅。汉人把疾病等不祥之事皆归为鬼祟,连旱灾也归为旱鬼作怪<sup>[14]</sup>。于是便在墓室中刻上虎的形象,以求去除鬼怪。除此图外,此墓中出土的画像石上还有多处刻有虎的形象,可见,虎在汉代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南阳汉画像石中还有多处延伸的虎形象,呈现出多种不同的灵怪意境。《山海经》中记载有虎身人面,也有添有双翼的虎等等,并赋予其新的内容。《山海经·中山经》曰:“有兽焉,其名马腹,其状如人面虎身。”“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

在南阳唐河县新店新莽郁平大尹墓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一处人首虎身像(图一一),画中刻一异兽,人首虎身,所不同之处是,尾上刻三人首,四首皆戴冠,右首侧视与尾部三首相顾。它与《山海经》中的神兽马腹、开明兽的形状较为近似,该画像是作为镇墓辟邪的“守护神”,怪诞的形象中不失威武之势。

南阳汉画像石中虎的形象在刻画上不饰细部,注重整体效果,简略的大轮廓显示出粗犷、豪放的审美特点,通过恰当的夸张和变形,在不同的场景中创造出生动的虎形象,无论是在神秘意境中还是在和谐意境中,一切都表现得栩栩如生。在构图上,运用流水般的线条巧妙地把各个不同的形体结合起来却又不失生硬。此外,南阳汉画像石中所有虎的形象基本都是侧身,很少有虎头与人正面相视的图景,这既是受墓室砖石材料的限制,也是受汉代绘画注重平面构图缺乏透视效果的影响,更是汉人



图一一 人首虎身像

追求完整、完美意念的体现,这也正是南阳汉画像石的艺术特色所在。

通过对南阳汉画像石中虎形象的浅析,可以看出,石刻中大量虎形象的出现,它不再单单具有动物的属性,已经具有非凡能力。画像石中虎的形象既写实又写意,充分展现了汉人当时的社会生活、思想风尚以及民族特点,虎与其他动物形象经常在变幻着姿态,引发着人们奇异的幻想,这是我们在后世诸多虎的形象描绘中难以看到的,它是历代虎形象刻绘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1] 王大有《图说中国图腾》之五,夏商周秦铜器时代图腾,图一六五,1998年版,第243页。

[2] 萧兵《楚辞文化》,第3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3] 周到、吕品《南阳汉画像石简论》,《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41页。

[4] 张晓军《浅谈南阳汉画像石种牛的艺术形象》,《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5][9][10] 王建中《南阳汉画像石》,图156,文物出版社。南阳博物馆《河南南阳英庄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3年第3期,101页。

[6] 王建中、闪修山《南阳汉化石概述》,《文物》1973年第6期,19页。

[7] 王建中《南阳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8] 《汉书·成帝记》。

[11]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校注》,王利器校注。

[12] 周到、李京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第6期,26页。

[13] 《山海经·海内北经》。

[14] 张衡《东京赋》云:“耕父、女魅皆旱鬼。”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